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四）》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網舉办的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五日開始，十一月十五日結束。敬請各地同修們關注，比學比修，更精進，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四）

危难之中多救众生	3
关键时刻做到真信 师父领我走过巨难	9
坦坦荡荡助师正法路	14
勇猛精进 走过重重魔难	21
十年坚持用手机讲真相	26
慈悲讲真相 尽力多救人	32
我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	43

危难之中多救众生

文：大陆大法弟子 香莲（本人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六十三岁。在风风雨雨中，我已经走过了二十七个头。一九九九年，我因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八年，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冤狱迫害三年；回来后，我又面临了更严酷的修炼环境。

一、风雨中的选择

我们家族中曾经有六人修炼法轮大法。姐姐被迫害离世后，另外四位亲人先后放弃了修炼；丈夫也对我下狠手，用啤酒瓶子打我的头，让我在家庭与大法修炼中做选择。

我被迫害、骚扰不断，我的大法书和资料无处存放，我最亲的亲人都不肯收留我的东西。女儿和我背着两个大背包，无处可去。我身无分文，想流离失所都没人借钱给我。我站在街头，眼里流着泪，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感觉这么真切。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种力量、有一种声音：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决心，绝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我毅然回到家中，心情很平静。我记的当时与丈夫对话的大致情景。

我说：“你看着办吧。我继续修炼，留在家里，或者自己出去租房住。”丈夫看了看我，慢慢的说：“谁也不行吧？你父母都不行，还得是我，留下来吧！”

二、学法破谜

刚得法时，我就非常爱学法，因为我的天目时常被师父打开。有时看到《转法轮》中每一页都是一个佛像；后来又看到师父的法身，层层都有，我能看到有三层显现；还看到天梯；学到《转法轮》〈附体〉那一节时，看到另外空间的爆炸。那时，我一天最少学三讲《转法轮》，天天有各种奇妙景象的显现。当时虽然不执著，但是很喜欢，我一学法总是乐呵呵的。后来知道，那是师父在推着我往上走。

结束冤狱迫害回来后，因为我长时间没有学法，明显感到法理不清。我更加渴望学法，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法上。我除了反复学《转法轮》，还把师父的各地讲法也学了很多遍。

师父说：“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靠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我明白了，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是旧势力在自毁的同时，要毁大法弟子、毁众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在世间助师正法、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的。我们只为宇宙中正的生命负责、救度众生。我的使命就是圆容师父所要的，跟旧势力根本没有关系。

随着大量学法，大法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我的身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修炼的认识也在渐渐明晰：从个人修炼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转变，我要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带领我天国的众生回家。

三、讲真相救人不怠

一年中，除极特殊情况外，我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年三十、年初一也不耽误，与家人小聚后，继续出去救人。三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控期间，我也一天没受影响，照样天天出去。核酸检测、打疫苗也没人找我。

我每天带着打印好的真相资料，骑上电动车，碰到人先道一声祝福，再递上资料，就开始讲真相。讲完真相，再叮嘱众生莫忘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我上前打招呼：“朋友您好！送给您一份真相资料《天赐洪福》，明真相，得福报啊！”我说着，递上了真相资料袋。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你是不是法轮功？我就是抓你们的。你把口罩摘下来，把帽子摘下来，让我认认你，这片的我一般都认识，你多大岁数？”我说：“老弟，你看现在天灾人祸不断，淘汰的都是什么人？是不知道真相的人啊！中共迫害佛法，招致了各种灾难。明白真相，才能留下来啊！”

接着，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讲无神论的中共邪党在毁人，法轮大法是在救人。我告诉他，在劫难面前，什么都不主要，生命的得救才是最主要的！我又说：“你是党员吧？赶快退出来吧，我用化名帮你退出来吧，这才是最主要的。”不管他怎么凶，我就是乐呵呵的讲。最后他听进去了，答应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一次遇到一位老者，我走上前去问候：“老伯，人海茫茫，您我相遇，您看这资料上写的‘天赐洪福’，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是上天恩赐您的，您知道有多幸运吗？”我送上《明慧周报》第938期和《天赐洪福》真相期刊，并简要介绍了师父写给众生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老者听完后，特

别激动，对着我连连合十：“过去老百姓想信神、求神，还得到庙里去烧香磕头。现在你们到处找我们，告诉我们这些。我谢谢你，谢谢你了！你们真是神啊！”

有时会碰到个别年轻人，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深，脾气冲，说话冲，张口就是“滚”、“滚远点”。我也不生气，乐呵呵的把真相给他讲明白，最后在他的道谢声中欣慰的走开。

有时碰到之前听过真相的人问我：“邪党什么时候玩完啊？老百姓活的越来越难了！”我说：“就是为了象您这样的好人最后都能留下来，我们在抓紧讲哪！”

讲真相时，我没有太复杂的话，可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我经常的开头语就是：“我要把天大的福份送给你，好人不在劫难中！”讲真相的过程，让我的慈悲心和心的容量也在扩大，思想越来越纯净。我心里就是想着众生都在生死危难中，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必须出去讲真相，救他们，一天都不能懈怠。

同修问我：“讲真相中有什么感人的、难以忘怀的、或者一些特别的经历？”我回想了一下，觉的前几年有，现在很少了。现在我基本上是见人就讲，讲了对方就三退。有时我就讲几句话，对方就三退了，还有很多人主动要真相资料。每一次讲真相的过程都很珍贵，过后回想起来，又都很平淡。

每当看到小本子上记的密密麻麻的三退人数，我的心还是很焦急，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缘？同时我也深知，这都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都是师父的安排，大法的力量。众生得救是福份，大法弟子救人也是福份，都是师父恩赐众生的。我每天回家，一定先恭恭敬敬的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加持和保护。

从开始讲真相、劝三退至今，我没有统计过人数。之前是怕自己产生执著心，后来是觉的救多少人都太少，离

师父的希望、众生的期盼差的太远。我只有修炼好自己，多救众生，别无它想。

四、信师信法闯难关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我骑着电动车过马路，为了躲避一辆汽车，慌乱中摔倒了，人被重重的摔在地上，电动车压在我身上。当时就觉的腰部剧烈疼痛，我稍一迟疑，想起几年前脚严重崴伤的经历。接着，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没事！当时我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同修把我弄上出租车送回家。一放到床上，我就起不来了。我一动也不能动，连呼吸都痛，一动的眼泪和汗水一起往下流。我整整躺了两天，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女儿、女婿急的不得了，求我到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也行。同修也心疼的说：“要不，给你穿个纸尿裤吧？省的你一动这么疼。”

当时我脑袋里没有任何负面思维，真的一点都没有，就是感觉对疼痛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他们说什么，我一点都没动心，就是心里求师父帮我、加持我的正念。

第三天，我的正念强大起来了。我问自己：“我这是干什么呢？众生急盼救度，怎么能在这躺着？我是有使命的，我要起来。”我从床上往起爬。爬起来，倒下，爬起来，倒下，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了。同修帮我擦着汗，女儿问我：“能不能行？”我说：“行，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让别人扶我，就是自己往起爬，爬了一个多小时。第三次，我终于坐了起来。女儿竖起大拇指：“大法真神奇！妈，你真行！”第四天，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出去救人了。

事情过去两周之后，有一天我在前面骑电动车，被后面同修骑的大电动车撞了一下。这一下撞的也够狠的，又把我撞飞起来了，当时路边站着的一位老伯都吓呆了。这

一回，我的念非常正，当时想的就是：“我不会埋怨同修，不能耽误救人。”然后我就觉的身体飘飘的，象一团棉花一样落在地上。我非常轻松的站了起来，走到那位老伯跟前，给他讲了真相，送上真相资料。接着我又去救人了。

这两次的经历使我悟到：修炼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不仅是要向内找，关键是我们修炼成熟的一面，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怎样去思考，怎样去做好。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正面思维，都是好事。只要我们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不打一点折扣，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弟子什么关都能过的去。

五、溶在法中的美妙状态

现在我学法，经常处于一种溶在法中、同化于法的美妙状态，仿佛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溶入法中了，能感受到师父的正法进程在不断推进，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层层法理也在不断的展现。

我的生活很简单：住的简单，吃的简单，穿的简单，省下了很多做家务的时间。因为独居，孩子也支持我修炼，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把握。我现在的时间安排是：凌晨三点起床，用两个半小时炼完五套功法；用做早饭、打点家务的空当背《洪吟》；上午八点同修来了之后，开始小组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傍晚回来，做饭吃饭。然后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再打印真相资料；接着背法，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十点以后睡觉。

我每天学法至少八个小时以上，至少发六遍正念，时时让自己的大脑充满大法，遇到事情就用正面思维。渐渐的，我觉的自己好象不再仅限于每天发现有什么心、去什么心的状态，而是觉的修炼就是选择，对照法的标准去选择。遇事时，脑中马上反映出法中是怎么说的，对于不符合法的念头，立即灭掉，同化大法。

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心性的升华，修炼似乎变的简单、轻松，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好和快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幸运，幸福！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感恩！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我的交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关键时刻做到真信 师父领我走过巨难

文：河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值此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我把自己经历的一次魔难，在师父的指引下是如何走过来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展现法轮大法好，感恩师尊！

在被突袭绑架中遭重伤

二零零八年八月初奥运会的前几天，村干部告诉我妻子说不让我最近出门，村里夜间巡逻的人每天夜间都在我家门口看着。八月七日下午两点多，一帮警察闯到我家，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就威胁说，我给别人安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要抓我。附近的亲友、乡亲闻讯都来了，有一个当家的兄弟，对着警察大叫，要砸他们的车，最后警察走了。

八月七日当晚，因为天气炎热，我到房顶上睡觉。后半夜两点左右，一群警察偷偷摸上房，我听到动静，问了一声：“谁呀？”他们冲过来就用高压电棍电击我，我被电的头朝下从房顶栽了下去。地面是砖铺的，当时我就昏死

过去。警察象拖东西一样把我从洋灰道上拖拉着，扔到警车上，把我拉到当地医院。医院不敢收，说治不了，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市里一家三甲医院。

我昏死了十八、九个小时，从夜间两点到第二天晚上八点多才醒来。经医院拍片诊断：脑外壳两侧有裂纹、脑干三处出血、颅内严重淤血；右侧锁骨骨折；我的右侧身体、腿、脚都是外伤，冒着血渍；右胳膊上有被电棍电击的伤，都肿起来了，后背都是淤青。

醒来后，我眼睛看东西模糊，后来脑子才逐渐的清醒了。医生告诉不能动，不能下床，否则有生命危险。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起床没事儿。我就让家人搀扶我起床到厕所，碰巧让医生看见了，医生大惊：“你不要命了？”医生埋怨家人：“你怎么能让他起来？这样对他很危险，容易下肢瘫痪，你知不知道？”我说：“没事儿。”

在医院住到十四天时，我想出院。我想：一个炼功人不能总在医院躺着呀，我回家炼功，炼功就好了。妻子问了几个亲戚，都说不能出院，但我还是决定出院。那天，输液也输不进去，要么扎不进去，三、四个护士扎，找不到血管；要么即使扎进去，护士一出门就跑液，反正输不成液。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可能就是我该出院了。于是我跟医生说我决定出院。医生很吃惊，说：“这一瓶液很贵。”我说：“多少钱也不输了。”就这样，我们给医院签了“后果自负”，就回家了。当时我脑子里还有很多淤血呢。

后来得知，这次绑架事件是辖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的，他们出动了几十人。当时本村一位做生意的乡亲半夜去进货，途经我家门口，正好看到好多警车，有几十个警察，很多人还拿着枪，把我家围住。警察不让他过去，等警察把我绑架走了他才过去。

信师信法 同修帮我过难关

我出院时，医生嘱咐我要在床上躺三个多月。可我一天都没躺，一片药都没吃，回来后就把手臂上勒的绷带解下去了。那段时间真难啊！身体很难受，因脑内还有很多淤血，脑袋胀的厉害，有点发呆。但我想我是炼功人，不是常人，不能躺。我每天坚持学法、炼功，早晨炼一遍功，晚上炼一遍功，每到整点就发正念。一开始炼功时胳膊不能伸直，我就坚持着炼，能伸多高伸多高。师父的各地讲法我一本接一本的看，明白了很多法理，正念越来越强了。

我每天都出去走走。我想我不能等着，不能等好了再出去，我不承认这不正确的状态，尽量把自己当正常人。出院后的第二天，我就走着去几里地外的村子拿《明慧周刊》了。后来我又去了市里同修家，来回得有五、六十里路。我回来的晚，妻子惦记我，骑自行车去接我，走到半路看到我。她驮不了我，结果是我驮着她回来的。

有一次，我身体实在难受，加上修炼前的各种病症都返出来了，头疼、胃疼、喉咙疼咽不下东西，有一种顶不过去了的感觉。我想吃药，拿出药，倒了水。这时妻子看到了，说了一声：“你真吃药啊？”这一声点醒了我，也许这是师父通过她在点化我吧，我清醒了，把药又放下，最终没有吃药。平时我听法时，妻子就在一边跟着听，所以她明白很多大法中的法理，对我修炼很支持，支持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

那段时间，隔三差五的就有同修来看我，和我一起发正念，给我增添了正念。大约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在此我感谢师父安排同修们来帮助我！我也感谢同修们，谢谢你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正念加持！帮助我走过了那一生死大关。

我好了以后，乡亲们都说：“你这是炼了法轮功啊，要不炼功早就死了，沾了你炼功的光了。”

那一瞬间，我大声喊：“师父救救我！”

二零零八年腊月二十，警察又来绑架我。他们先派人来我家看看我身体好了没有，在不在家。此人走后，一会儿就来了很多警察，骗我去公安局，说要什么条件给我解决。

当时我脑子很清醒，到了门外我就大声高喊：“乡亲们快点出来！土匪抓好人了！”邻居们、乡亲们都跑出来了，很快的围了好多人。那会儿我真正放下了生死，心里也不害怕了，好象周围人们的想法我都能清楚的知道。有人说警察：“他都这样了，你们还抓他。”

几个警察抬着我往警车里塞，只剩下头还在外面，那一瞬间，我大声喊：“师父救救我！”一刹那，警察被定住了，全都愣神儿了，都不动了。我用脚一蹬，身体一下子就从小车出来了。他们抬着我，愣在那儿。警察缓过神来，一看周围这么多人，绑架不成了，只好放下我，开车走了。

那之后，警察就很少再来骚扰我了。偶尔来了，我就严肃的、正念十足的将他们喝退：“不欢迎你们来，走，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妻子也不给他们好听的。他们自感没趣儿，嘴里说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来看看”，一边急忙的溜走了。

师父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关键时刻，真信师父，师父就管。这之后，我曾做过一个梦：地上长着一个带刺儿的菜苗似的的东西，我将它连根儿拔起，发现那根儿比我还高，我的手都举过了头顶。我想这可能指我将邪恶清除了，连根儿拔出来了。

家人的正念支持

我刚被送医抢救时，有亲戚来医院探望，看到我伤的

这么重，就对妻子说：“应该去告他们的。”过了两天，妻子在亲戚的陪同下，到检察院控告涉案警察。我出医院后，又在同修的帮助下请外市的律师。律师来了，又被警察给吓唬回去了。妻子又在同修的帮助下去了省信访办。虽然最终检察院没给立案、律师没敢接案，但是我们正义的控告也对警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当时正是奥运，派出所怕我妻子再去上访，在我妻子提告后的第三天，派人到病房看着我妻子，每班三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着。后来村支书跟我妻子说，连乡长都说：“让人家告告吧，出口气。”

我住院的医疗费用，开始是派出所交的。花完后，医院催缴药费，妻子就去跟派出所要，谁也不理这个茬儿。没办法，妻子就交了五千元药费。我出院后，妻子又多次去派出所要药费，派出所一直耍赖。后来我妻子到那里就不走了，不给药费就不走。警察吓唬她说：“你家里通外国，美国的都给我们打电话来。”妻子说：“怎么不给我家打、专给你们打来呢？我看是你们里通外国。”最后所长只好叫手下银行，支出五千元钱给了我妻子。妻子说：“按理说，你们还得给我们误工费 and 陪床费呢。”

这些年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夫妻双方的父母、亲戚都支持我修炼。我妻子虽然暂时没有修炼，但她常跟着我听法，明白很多大法中的道理，她很支持我修炼。我要是几天没有出去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妻子就会提醒我：“该出去了。”妻子经常对来我家的同修和亲戚说：“他修炼法轮功，我们全家都受益了，法轮功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给了我好日子。”

这些年来，妻子和我一起反迫害，从不畏惧。一次一个同修问她：“你怕吗？”她说：“不怕。”妻子一身正气，坦坦荡荡，人们都说我妻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

结语

一路走来，幸有师父的看护，弟子才走过了一关关、一难难。弟子感恩师父！时光如梭，转眼二十六年过去了，既觉的时间如恍惚间短暂，又有艰难逆境中的漫长。我此生幸遇法轮大法，了悟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宇宙的真理。感谢师尊将我救度！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为助师救度众生而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坦坦荡荡助师正法路

文：辽宁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八十六岁，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来，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特别特别多。现在我把这些小故事写出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一、师父救了我我的家人

1. 遗传性癌症消除了

我家有遗传性癌症。我妈是得肠癌死的，弟弟得胃癌死的，小弟弟得肝癌死的，我妹妹是得卵巢癌死的，全家人都得癌症死了，就剩我自己了。

一九九七年，我肠子上长了一个瘤子，是肠癌。我一上厕所，就是一盆血。我知道这是家传的癌症，根本治不了。我听说气功能治疑难杂症，就到公园找了一圈，就看

法轮功这儿人最多。我估摸着这个功最好吧？就开始跟着炼法轮功。

炼了一个星期，血就止住了。炼了一年的时候，我看大法书，一会儿从书里跳出一个金星，一会又跳出一个小银星，后来整本书五颜六色的。我知道这是佛法，就踏踏实实在这门中修了。

我是医生，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戴四百多度的老花镜给病人看病。修炼法轮功一年后，就不用戴花镜了。现在我八十六岁了，给病人扎针的时候，小针尖很小，我都能看清楚。而且这二十七年，我没吃一粒药，身体非常好。

这么多年来，公检法的人、国保大队警察，逼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救了我，我要签字，我还是不是人啊？这么重的病都好了，大法神不神奇？！我就是脑袋掉了，都不能签。”他们一句话都说不来。面对事实，面对正义，这些人哑口无言。

2. 正念闯关

我过了好几次大的病业关，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来夺命的。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闯过来了。

有一天，我表现出丹毒的症状，对常人来说非常难治，身体肿，非常疼。我是修炼人，没有病。我心想：“我欠你的债都还了吧。劳教所里大法弟子遭受电棍啊，那比这疼的多，你疼去吧。”一个星期后，我就好了，哪也不疼了。

第二次，我总咳嗽，还发烧。姑娘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出肺里有个空洞，大夫让我住院。我说：“不住院，没有事。”姑娘往我嘴里塞药，我趁她不注意，就都吐了。姑娘一看我这样，管不了我，也就不管我了。过了一个月，我就全好了。去医院检查，空洞没了。我本应该通过这事给医生洪法，结果老伴在旁边老打岔，我就没讲成，很可惜。

有一天，我早上去上班，结果出现脑血栓症状，衣服

扣子扣不上了，杯子也端不住，钱也数不了。同修说：“这关是个大关，正念闯吧。”我心里想：我天天给患者讲真相，我修炼大法后身体非常好。我这突然出现脑血栓，让别人不理解，谈何证实大法呢？！我就没管它。

当天下午，我就去公园讲真相。遇到一位女士，她信耶稣。我说：“你只要不信共产党就行，共产党是无神论，耶稣是有神论。”我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就继续往前走。结果，一跟头栽在地上了。我心里对自己说：“赶紧起来，别给大法丢脸。”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我琢磨着走哪条路回家好呢？走大路，怕摔在大街上，会给大法抹黑；走小路的话，就绕道了，太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讲“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我不会摔跤了。于是，我就从大路走回家，啥事没有，脑血栓的症状也消失了。这一大关，就这样闯过去了。

其实在出现脑血栓症状前，师父点化我，有坏的灵体要害我。在梦里，有一条黑龙，有一条红龙，还有一条大蛇向我扑过来，我拿着师父给我的宝剑把它们都杀死了。这也是来夺命的。

3. 师父救了我老伴

我老伴在公园跳舞，跳着跳着就倒了，得了脑血栓。老伴被送去医院抢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得人喂，大小便得人接。后来他转到疗养院，在那里住了半年，扎针啊，吃药啊，结果还是生活不能自理。

家人把他接回来了，我一个人也照顾不了，就找了一位同修帮我照顾他。同修劝老伴：“你就是个‘地下党’，赶紧把那个党退了，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伴无路可选，就照着做。结果不到十天，他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吃饭、上厕所、刷牙，都能自理了。大法太神奇了！

家人都因为我炼功受益了，非常支持我修炼。

二、正念足，魔难解

这些年，我体会最深的是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很多次危险师父都帮我化解了。

1. 正视恶人，恶人逃跑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们多位大法弟子去师父去过的地方给师父过生日。大家来到旅游景点，有位同修字写的非常好，就在台阶上、马路上写（有不理智的因素）“全球审判江泽民”、“天灭中共”的标语。后来旅游点的负责人找到我们，问：“下面写的字，是不是你们干的？”我寻思：是我把大伙带到这里的，我得保护同修们安全回去。我就站起来，想自己把这事担着，心中没有害怕。我与那位负责人眼神一对，他看我，我看他。结果，他啥也没说，飞快的离开了。大家都安全的回家了。大法弟子的念正就把邪恶的因素吓跑了。

2. 摄像头照不到，警察进不来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们就开始做《九评》。我对门的单元是附近饭店的员工宿舍，我想也得让这些员工知道大法真相啊，我就往门里放了几本《九评》。估计饭店经理猜到是我发的，就把这事告到公安局了。

公安局就派人在我家外面摄像，看看我在家到底干什么。结果是：我和老伴唠家常话，摄像头能摄到；我做真相资料，摄像头摄不到，电脑、打印机都摄不到。

公安局觉的有问题，就又派了一个负责人，想来我家看看。结果车开到胡同口，还没进到院里呢，这个人头疼的不行，赶紧送医院去了。过些日子，公安局再派来一个人，想来我家。结果这个人一下车，一个跟头栽下来，把膝盖骨的膜摔碎了，赶紧送医院去了。

这下，公安局的人不敢来了，知道这个地方进不来。从那以后，原本红火的饭店就黄了，告密的经理得了淋巴瘤癌。

这事原本我啥也不知道，是一位在我这学法的同修认识公安局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安局的人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同修。同修告诉我后，我才知道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保护着资料点。

3. 警车拦不住

有一天，我去同修家学法，路过派出所门口，派出所就来了一辆警车横在我前面。我一看，前面警车堵着呢，那我就绕道走吧。结果，后面又来一辆警车跟着我。警车鸣笛声不断，整个马路上的人、周围的人眼光都投向我。我一点也没害怕，脑子一片空白，该往哪走还往哪走。当我进胡同口后，两辆警车都撤回去了，啥事也没有，派出所也不管我了。

三、走到哪，真相讲到哪

1. 小诊所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

一般来诊所的病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每个患者都是我讲真相的对像。我一边治病，一边讲真相，对病人、陪护病人的家属都讲，讲的很细致，所以基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退。

我的诊所没有挂牌子，都是人们的口耳相传，来治病的人络绎不绝，全国各地的都有。我的医术也得到了师父的加持，医院治不了的人，很多都跑我这来了，特别见效。病人们康复后，都非常感激。

2. 走到哪，真相讲到哪

二零一八年冬天，小诊所出事了，多名同修被抓。当

时七、八个警察闯入小诊所，我心里也没有害怕。我心想，平时找你们还找不到，现在你们来了，正好来听真相。

我就给警察讲：“共产党是什么？你打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就写着‘幽灵’，幽灵不就是魔鬼吗？你们还举着拳头宣誓，永远跟它走，你们傻不傻啊？现在老天爷要灭它了，你们赶紧退出来得救。我们修炼法轮功，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我们的任务就是救人。你们不明真相，就让我们明白真相。”那些警察就这样听着。

师父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警察抓走我，我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心里也不害怕。

在派出所里，警察要给我照像，我说：“照什么像？照像的话，电脑就坏了。”小警察就给他们领导打电话，说：“她不照像。一照像啊，她就发功，咱们电脑就坏了。”他们领导说：“不照就不照吧。”在邪恶面前，咱们一定要正，正的因素就会解体邪恶因素。

我到看守所里，也没寻思什么，就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换个环境讲真相吧。”周围什么人都有，吸毒的、卖淫的，我就开始给她们讲真相、做三退，也不考虑监室里是不是有摄像头。

三天后，我讲的差不多了，警察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身体。我看医院人挺多，我就对着人群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医院呆了三天，每天换两个警察。我明白这也是来听真相的，就给她们讲真相。我看到医院的白墙都变成天蓝色的了。师父鼓励我，在墙上显现出两个大大的字——“修炼”。后来，他们就让我回家了。

一年后，派出所的人拿着一张纸，让我签字，诬陷我“利

用×教破坏法律实施”，我不签。检察院的检察长拿着类似的五张表来我家，让我签字。我说：“就是脑袋掉了，我都不能签。”结果两个人一听这话，掉过头就走了。我后悔没来的及给他们讲真相。后来，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这个检察长，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以及其它真相。

对我非法开庭的时候，他们又提到“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我说：“我们信仰真、善、忍，就是正教。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宪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条中说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宪法》保护之内，我没有罪。”开庭完，审判长下来问我：“你恨不恨共产党？”我说：“唐僧取经还得经过八十一难呢，没有魔，就修不成神。共产党给我们当了一次魔，这一个坎、一个坎的，让我们过，这就是修炼。”他啥话都没有说。后来就让我回家了。

回家后，我做了个梦，梦见师父带着我们过一个很长的隧道，师父说：“快走，快走。”刚刚出了隧道，隧道就塌了。同修说：“是师父点化你危险过去了。”

这么多年，我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坦坦荡荡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

叩谢师恩！

勇猛精进 走过重重魔难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们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在二十七年的修炼路上，我信师信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巨关巨难，是师尊一直在慈悲的保护着弟子。

一、身心经受魔难

我和丈夫是跑客运的。修炼后，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学法、炼功。我虽然辛苦，可充满了喜悦。客运生意也红红火火。除了养活一家老小，二零一一年我们顺利的在城镇买下了一套八成新精装修的二手房，正好人家急着卖，价格也不贵。

可好景不长。刚搬进新房不久，我发现丈夫与合伙人有染（那时实行联合体，我们家和她们共用一辆车）。面对这样的魔难，我一时很茫然。虽然我在忍、在修，与同修交流后似乎也有了正念，可面对丈夫的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依然是怨恨和妒嫉。我有时能坦然而忍，有时是含泪而忍。由于我对丈夫的情没有放下，旧势力变本加厉的操控丈夫随着人类的道德下滑，越走越远，最终我们的婚姻解体了。

长期的魔难、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使我身体出现了四大病业假相：乳腺癌症状到了不能触摸的地步，心脏病导致休克的频率越来越高，子宫脱垂也极其严重，加上经常胃痛。我深知再这样下去，我的命会被旧势力夺走。丈夫在明知我身体发出多种危险信号的情况下，弃我而去。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多次有过

轻生的念头。可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不能做给大法抹黑的事！在失落和痛苦中，我心中唯一的支柱就是大法。

那时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将只有八个月的孙女留给我一人照看。丈夫的无情、身体上的病业假相，让我感受到“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丈夫的离去，让我更加领悟了师尊讲的：“现在的人哪，把情看的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二、勇猛精進闯关

我开始在大法中勇猛精進。我除了照看孙女的生活外，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炼功、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孙女特别乖，吃饱喝足就自己玩，我就在一旁抓紧学法。晚上孙女睡着了，我就学法、发正念。稍稍睡一会儿，醒了我就爬起来炼功，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平时只要哪里有集体学法、发正念，我就参加。我从没把身体上的难受当成是病，更没想过去医院，也没有跟任何同修交流过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就是信师信法，坚修大法到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走师父安排的路。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几位同修知道我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家，就每天晚上到我家学法、发正念，直到发完十二点正念才离去。她们只知道我家庭的魔难，并不知道我身体的状况。她们的到来，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促进。一个冬天的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想天这么冷，同修今天都不会来了。八点半时我已上床，准备窝被子，同修们竟然都陆陆续续的来了，我被同修们所感动。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天。

经过这二十多天，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正念也越来越强，感觉身体上的病业假相在减轻，这给我增添了很大

的信心。后来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师尊怕我一个人太难了，感恩师尊的保护！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那时我地区正大面积的以寄信的方式给各地区及乡镇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因安全原因，信件必须交叉邮寄，也就是写给本地区的要到另一地区邮寄。由于我曾跑过客运，对市内的交通很熟悉，特别是对邮寄信筒的站点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主动承担起了投递真相的项目。

同修把写好的真相信集中到我手里，我每星期带着孙女去一趟市里，每次发信都得跑一整天。因信件不能投到一个信箱，我便一个信箱投递一、两封，然后再乘坐公交车到另一个信箱投递。中途辗转多次，上下公交车时，我得把孙女和她坐的推车一起拽上拖下，有时用力过猛，子宫脱垂的现象就出现了。冬天还好点，夏天就特别难受，我从没觉的苦，因为我在做着救人的事。我心中默默的发着正念，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无论严寒酷暑，我都坚持着。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信师信法，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不知不觉，我身体的四大病业假相消失了。我不仅接送孙女去幼儿园，由于女婿在外打工，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上班，有时带不过来，还把外孙送过来让我照看。我心里总是想着要证实大法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圆容好一切。

三、破镜重圆

几年后，丈夫多次在我接送孙女的幼儿园门口找到我，提出想回家，我拒绝了。他给钱我也没要，我不想让他再打扰我的生活。经过这些磨难，我对世俗的一切都看淡了，一心只想跟师父回家。可闲暇时，我想起了亲朋好友的不理解。在他们奇异的眼光中，我又觉的自己在人前抬不起

头来了，加上儿媳想生二胎，由于没有公公的钱，我又没有退休金，儿子儿媳除了还房贷，还要支付我的生活费。因此，他们对我也有怨言，认为当前的局面我也有责任。

二零一九年，丈夫在外地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在电话中哀求我想回家，并承诺一定痛改前非。这些年，我已在法中成熟了许多。想想他一直是支持我修炼的，一次看着正打坐的我，他惊讶的说道：“你看起来好美呀！”我知道那是他看到了我修的好的那一面。他还看到《转法轮》上的字是金光闪闪的，这说明他的根基不浅，只是迷失了。想到这些，我心生慈悲，为了对这个生命负责，为了让家人理解，我放下了所有的恩怨，接纳了他。

他回来后，我们办理了复婚手续。也还清了他在外面的四万元债务。可一段时间后，丈夫再一次辜负了我，与那个女人藕断丝连，并愈演愈烈，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很是苦恼，我如此善待他，慈悲于他，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为什么还在我的空间场出现呢？

那时正值二零二零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封城，儿子儿媳在家带孙女，这让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学法。我除了学《转法轮》外，还将师父所有的讲法全部通读了一遍，并长期坚持每天发一个小时正念，解体旧势力操控丈夫对我做好三件事的干扰，绝不允许这种人类的罪恶在我的空间场出现。

同时我向内找，深挖自己，剖析自己。想当初丈夫出轨后，心中的怨时常伴随着我。对丈夫的离去，我表面是放下了，可实际是回避了矛盾，求得了一时的安宁，并没有从根子上修掉它，提高上来。接纳丈夫的归来，我也夹杂着面子心、怕被人瞧不起的私心，还有想让他回来后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儿子、儿媳的心，在情中走不出来。我这些不纯正的思想，旧势力看的一清二楚。

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我知道要想从人走向神，必须在心性上下功夫，把坏事当作好事，修去人心，在魔难中提高上来。我一定要放下因为丈夫的行为伤害我太深、那种深深的刺痛使我对他的怨恨，每当这种怨恨排不掉、压不住时，我就不停的发正念，清除它。只要它一上来，我就想：“怨恨心死，怨恨心灭。”

我发现自己的疑心也很重，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不好处想，不用正念看问题。丈夫越走越远，我这个疑心起了很大的负作用。我还找到了嫉妒心、争斗心等等。只要发现一个不好的心，我就抓住它，修掉它。我就这样用法对照自己，一点点的修，一点点的去执著心。当我真心下功夫修的时候，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上进的心，帮我化解了魔难，丈夫真心的回到了家中。

现在我带着一岁半的小孙女，平稳的做着三件事。丈夫出车后，赶着回家帮我带孩子，支持我修炼。原来女儿与儿媳不说话，有很深的隔阂，由于我在实修中提高了心性，现在女儿、儿媳都和和气气的。

我深深的知道，我走过这十年的魔难，让师尊为我操尽了心，弟子唯有精進报师恩！

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十年坚持用手机讲真相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美莲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二零一三年底，我开始使用手机讲真相。坚持至今，已经近十年了。当时我买了三部手机，其中两部打语音真相电话，另一部对讲讲真相。我每天都背上这三部手机，和同修们结伴出去，给众生送去大法的福音。

我们讲真相的平台是：田间、地头、火车道边、池塘边、玉米地里、密林里、大山里、三轮车里、同修家不住的平房里等等。不管是夏日里的蚊虫叮咬、烈日炎炎、狂风暴雨，还是冬日里的大雪纷飞、严寒冷冻，都没有阻挡住我们走出家门，广传真相。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平稳的走到了今天。弟子感恩师父！下面我把自己和同修们利用手机讲真相的部份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购买手机卡由“易”变“难”

手机讲真相这个救人项目刚兴起的那几年，我地大部份同修都参与了。手机卡由协调人提供，是那种一次性的卡，卡里的钱用完了，就把卡扔了。

我和A同修经常到W店去买手机卡，因为当时买卡不需要身份证，也不用照像，相当方便。为了安全，我们自己办的手机卡交了几次费之后，就不用了，再换卡。哎，那几年，我们利用手机空中传真相真是如鱼得水，越做越顺。当时，我和A、B、C三位同修结伴，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成功率高。特别是B同修，几乎每次劝退人数都高于我们三人。最多时，每次出去对讲电话都劝退六十

多人。那真是一通电话接一通电话的退，我们四人讲真相的声音此起彼伏，众生纷纷同意三退，真是感人。有一次，日头快落山了，我们才关机回家。

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阻挡众生得救，表现上是中共邪党要对手机卡严格管制，必须实名制，本人持自己的身份证、照像，才能办一张卡。这突然的变更怎么应对？我们向内找，就是得到手机卡太容易了，不知珍惜，用完就扔，反正协调人定期给提供，而且我们自己也能买到。

唉，手机卡没有来源了，大部份同修就转入到别的讲真相项目去了。可我们四人讲真相小组不想放弃这个项目，还想做下去。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和全国各地的众生都能接触上。想去吉林，瞬间就到；想和安徽、河北、河南、辽宁、天津等地的众生讲真相，瞬间就通上了电话。

师父看到我们救人的急迫心情，就帮助了我们。在人看来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可是在佛法面前变成了事实。有一天，我想去买手机卡，可是又不能拿身份证、不能照像。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加持、帮助我。我又去了W店，和女老板一说来意，她说：“那你等一会儿吧。”当时店里有一名青年男子在办理业务。办完之后，女老板对那男子说：“老弟呀，这位大姐（指我）是个好人，她没有身份证，用你的身份证给她办两张卡行吗？”小伙子欣然同意，马上说：“行！”就这样，我顺利的拿到了两张电话卡。我心里无比感恩师父。

A同修也去W店买卡，女老板说：“现在对手机卡管制的特别严格，必须拿身份证、照像。”A同修说：“你门路宽广，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我再帮你多卖点。”女老板马上说：“哎呀，我真认识一个卡商。正好后天我去省城进货，我问问他，过几天你再来。”又过了几天，A同修去了，女老板说：“手机卡联系成了，不需要身份证，买多少都可以，而且还

可以用充值卡自己充值。”A同修把这个好消息在同修中传播开去，城乡同修们谁想做这个项目，就自己去购买，三张、五张、八张、十张不等。

我们这个小城的空中传真相又遍地开花了。我们之所以能走通这个路，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是幸运的生命。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坚持讲真相

有一次，协调人传来一个消息，说现在外面的风声很紧张，中共邪党要搞什么行动，要我们先停一停打真相电话。我和A、B同修交流，B同修说：“我们打电话是救人，是师父让做的，谁也阻挡不了，决不能停。”同修对师父的坚信，也坚定了我们的正念。

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我们在大法的指导下，正念十足，一天也没耽搁讲真相。

二零一九年年底，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我们这个小城也和全国一样，封城、封小区，禁止出行。我和A同修住在同一个小区，见面很方便。我俩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坚定了一念：救人不能停。我俩每天都带上手机走出家门，尽管小区各个出口都堵的严严的，大门有多个疫情管控人员把守，可我俩在师父的引领加持下，总能顺利的走出小区，到同修不住的平房里打电话。我们也多次去俩口子都是同修居住的平房里，多次去一位男同修独居的平房里，多次去一位女同修大姐独居的平房里，用电话把真相传播出去。在此，我真诚的谢谢这些可敬的同修们！

二零二一年四月左右，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有一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我家的门铃响了，我丈夫接了门铃电话。来者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来找某

某某（指我），有点事需要办。”我阻止了丈夫开门。我在门里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来我家，不是来做客的，是执行你们的公务，可是你们这么做是犯罪。我不给你们开门，是不让你们犯罪。”因为我事先就知道他们到同修家，去给同修非法录像，威胁同修写或说“不炼功”，还使用恐吓等一系列手段，所以我就是不给他们开门。无论他们怎么花言巧语，我不为所动，就抱定一念：不许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后来，我听到领头的人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们就下楼走了。

第二天一上午，我在家学法、发正念。下午要去讲真相时，我担心楼下有蹲坑的。丈夫说：“你在屋里等着，我下楼去看看。”我也随着他下楼了，一看，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我上楼取了手机，又去讲真相了。

讲真相中穿插讲小故事，效果好

疫情期间，我就在明慧真相小册子、《明慧周刊》上收集同修们讲真相时讲的小故事作为我讲真相的素材，效果非常好，能大大的增强众生对大法的正信。我讲小故事时，不是用故事的原话，是大概意思，但故事情节是一样的。

除了讲从期刊上读到的疫情期间明真相得救的故事，我也经常讲自己和家人的亲身体验。在电话里，我告诉他们我娘家嫂子的故事。我说：“咱们都知道去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几乎家家都‘阳’了，我嫂子家的人也都‘阳’了。可我嫂子天天在心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啥事没有，没‘阳’。我嫂子七十多岁的人了，操持着家务。”每每这时，众生都静静的在听。

我也偶尔给众生讲我娘家姐姐的故事：我姐姐住在偏远的山村，有一年，他们那个小山村发生了泥石流，眼看着凶猛的泥石流从山上下来了，吞噬着每一家每一户。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姐姐坐在炕上大声喊：“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她不停的喊着，泥石流象长了眼睛一样，在我姐家门前绕个弯，向下流淌下去了。在这些事实真相面前，中共邪党的谎言不攻自破。

有时，我也穿插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跟听者说：“我原来身体不好，体重不足八十斤。我千方百计的想通过医疗手段把病治好，花了很多钱，但不见效果。可我炼了法轮功，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很快病都好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现在体重一百三十多斤。”

有一次，我给众生讲到我自己的故事时，我哭了。我说：“我真正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了。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今天世上没有我了，我真的是在法轮大法中重生了。”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他很感动，欣然接受我说的一切。

在打真相电话中修心

我刚开始打真相电话的时候，由于受观念的影响，怕自己被举报、定位等等，所以当众生挂机、我第二次回拨过去时，听到手机里说“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我心里就乱想：是不是这个人正在打电话举报我？于是赶紧换卡。

后来也遇到过各种情况，有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敢跟我说这个？！”有人说：“我要打电话举报你。”还有的人说：“这个手机号是你的吧？我记住这个号码了，你等着吧。”可想而知，我怕被定位、怕被抓的心情真是痛苦极了。我也发正念清理干扰的因素，但是怕心总是去不了根。

通过学法，我悟到：怕心的根源是私。我怕被定位、被举报，怕自己受到伤害，想的都是自己，根本没有考虑众生的安危，我完全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了。现在我明白了，怕被如何、如何这一念，是害众生的，这绝不是我的本性真念，我坚决不要它，坚决不承认它。因为哪个众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不挽回损失，他就永远的

没有未来了。当我怀疑他能否举报我时，我不就是把把这个众生推到危险的边缘了吗？旧势力就有借口了，它就要毁掉这个众生，这不是我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吗？

师父说：“一正压百邪，你不追求的时候，谁也不敢动你。”（《转法轮》）

师父的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我心里更加透彻的知道：我不追求，邪恶就不敢动。之后我的脑子里再出现怕的念头，我就立刻说：“这一念是害众生的，这绝不是我想的，我不要。”效果非常好。

在后来的打电话中，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就想、或有的时候我会说出声来：“这恶念、狠话不是这个众生说的，是邪恶想毁掉他，操控他说的。邪恶你想毁众生，没门儿，大法弟子不承认这种迫害。正法没结束，众生就有被救度的机会，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然后我就发正念帮助众生清除邪恶干扰。

现在我打电话的心态是：把接电话的众生视为自己的亲人，真心实意的告诉对方保平安的方法，明白真相就会走过人类这场劫难，有美好的未来。打每一通电话，我必讲法轮功基本真相，也必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无神论的党、团、队组织。每通电话根据当时的情况，选择恰当的真相故事来讲。总之，引导众生往下听，让众生明真相是目地。

这么多年打真相电话，在每通电话里，当我说道：“给你取个某某化名，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好吗？”我话音刚落，我马上用意念对众生说：“好、好、好……”没过几秒钟，电话那边的众生就会大声说：“好！”不是每次都灵，但我动真念时真好使。当然，给众生讲清真相、让众生真的明白真相是最终目地。

我使用手机讲真相十年了，越讲越爱讲，从未有过不爱讲的时候。

只要师父的正法没有结束，我就会义无反顾的讲下去。同时，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多救众生。

我知道，其实救人的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每当众生说谢谢我的时候，我都会说：“是大法师父在救度我们，谢谢大法师父吧！”

慈悲讲真相 尽力多救人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看到明慧编辑部发的“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已经二十届了，我却没投过稿，其实我早就想写出来，承蒙师父洪恩，我有很多话要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可是每年都被一个观念挡住了，就觉的自己只上了小学三年级，提笔忘字，也就一直没写。

今天我突破这个观念，把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和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

一、得法 脱胎换骨

我今年七十二岁了，一九五二年出生在中国黑龙江东北的一个村庄，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先后生了我们姐弟九个，我是大姐。在当时那个年代，因家里很穷，十四岁的我就得下地干农活了，年龄小，体力跟不上，干起活来总是有些吃不消。积年累月的体力劳动，累垮了身体，小小年纪就经常遭病痛折磨。

二十四岁那年，我结婚了，丈夫是个现役军人，两地生活，婚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公公和婆婆岁数大了，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娘家妹妹弟弟多，母亲也顾不上我，没人帮我看孩子。我就一个人顶起了家，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起早贪黑的忙家里家外的活儿，种大田、侍弄房前屋后的小园子，养鸡、喂猪，还得锯木劈柴禾，还得把家收拾的象个家样。这样的日子过了六年。

到我随军的时候，身体也垮了。后来，丈夫转业，分配到地级市城里某部门任职。两个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了，上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头疼、心脏病、肾病、浑身肿等等，几大医院都去看了，挣点钱也都叫我花了，也没看好。没办法了，又去找巫医、跳大神之类的看，这下可把我害苦了，病没看好，却招来附体了。从此以后，我就变了，说骂人就骂人，说打人就打人，家里被害的一塌糊涂，我的精神也崩溃了，不想活了。

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两个孩子总犯愁，我丈夫单位的人都劝他和我离婚，但是我丈夫始终没说和我离婚，还一直关心我，不管我怎么对他不好，他还对我好。我有时候就觉的对不起他，为自己做的后悔、流泪，可是那个附体来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我还到丈夫的单位去闹。丈夫也几次的不想活了，他在单位抬不起头来，一点面子也没有了，就怕我去单位闹。

我一气之下把供的那些东西全扔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正在犯愁，怎么办呢？这时，我惊讶的看到我家的一大面墙上出现一个大“双喜”字，我想是不是看错了？揉揉眼睛，仔细看，结果还在那。我挺高兴，有盼头了。从此以后，那个附体也不害我了。

这之后的一天，有个朋友来找我，她说，妹妹呀，电教馆放一个大师的讲法录像，这个大师姓李，你去不去看

啊？我说，我不去，我什么功都练了，医院也都去了，我的病都没好，我还去干啥呀！她始终就不走，恳切的说，我求求你了，你就看一眼，行不行？因为我和她是好朋友，不好意思拒绝了，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感觉就不一样了，坐在那儿，就觉的非常舒服。看了一下午，我心里敞亮了，也不闹心了，也不感觉苦了。回家后，我就对丈夫和孩子们说，有个李大师讲的可好了，我听了心情特别好，下次办班时你们也去听听吧。丈夫就说好，孩子们也同意了。接着，我丈夫和两个孩子就参加了下一期的录像讲法班。我就感觉太好了，我就下定决心炼这个功了。

我家离炼功点很近，当时我丈夫没炼，两个孩子和我炼了。那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份，我得到法轮大法了！我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从此以后我就变了，变好了，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所有的家务活我全包了。我丈夫单位的同事发现我好长时间不去单位了，有个同事就问我丈夫，嫂子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呢？我丈夫说，你嫂子修炼了，炼功了，变好了。他问，炼的什么功啊？我丈夫说，法轮功。他就说，法轮功这么好，把嫂子都改变了，这太好了！让嫂子快教教我的那位（他的妻子）吧。局长也非常佩服法轮功。

我的变化，丈夫看在眼里，心服口服，他和我说，我现在还看不到你能成神成佛，可是法轮大法把你改变了，李大师把我们全家都救了，把我救了，我谢谢李大师！我谢谢李大师！后来我丈夫也修炼大法了。

二、讲真相 救度众生

1. 捡破烂的老太太：我有救了

有一天，在一个公交车站点，遇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太

太，看起来她比我小，我就说，这不是妹妹吗？妹妹呀，姐姐今天见到你是缘份，想告诉你一件大事。她说什么事啊？我就给她讲，共产党腐败呀！吃喝嫖赌，啥都干，坑害百姓，天要灭它了，如果入过党团队的就是它的人了，因为你宣誓了要为它奋斗一生，将来神要淘汰它时，就是把你也淘汰了。老太太说，那咋办哪？我说，我师父能救你。她问，你师父是谁呀？我就给她讲法轮大法怎么好、传遍全世界。老太太听的可认真了，车来了，她也没上车，就继续听我讲。

她听来听去，就哭了，她说，哎呀！我今天碰着好人了，我从今天就转好运了，我不再犯愁了！你知道吗？我没有丈夫，和一个孩子过，我就靠捡点破烂维持生活。今天你来告诉我这么大的好事，我多么幸运哪！我将来就不犯愁了，我有救了，是法轮功救了我！是法轮功救了我！谢谢你师父啊！

又来车了，她哭着和我说，姐姐，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啊？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呀！我走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啊！她就不得不上车走了。

2. 慈悲心出来 爷俩三退

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在早市的边上，有一家是做电焊生意的，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我们给那个年长的讲，他说，谢谢姐姐，你们法轮功是不是来救人来了？我说是，我就过去给他讲真相，我问他说，你相信不相信？他说，你说的我信，我是入的队。

然后，我给那个小伙子讲，他不同意退，我就仔细的给他讲，大法怎么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三退，他还是不退。同修说，咱们走吧。我们就走了。刚走了六、七步，我脑袋里返出一句话：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今天能走吗？不能走！我为什么不去再给他讲讲呢？这个孩子多

可怜啊！我走了，谁救他呀？我该多遗憾哪！想到这，我就和同修说，你等着我，我回去再给他讲讲。

我回到那一看，这个小伙子不在，我想可能进屋了。我一开门，他真的在屋里。我就说，你是多好的孩子，就象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姨不忍心走，我要走了，心里会很难受的，因为我没救了你，我不能走。这个小伙子一听，立即双手合十，给我做个揖，接着就要下跪。我赶紧说，孩子别跪，别跪，别这样。他就又给我鞠个躬，他高兴的说，姨，我是团员，您给我退了吧。我说，孩子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命能保，千万记住！他说，姨，我一定记住。你是个最好的人，我一定记住！

3. 归正懒散心，天黑了我也得出去救人

有一天，在家里干点家务就累了，我就不想出去救人了。当我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呢，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啊！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说，师父啊！我得去救他们，我今天出去哪怕救一个人，我也不能在家靠（方言，指懒散）啊！我今天怎么还能想不出去了？我这不是不对吗？！那时天要黑了，我就想黑了我也得出去。我哪怕能救一个，也得出去，我就出去了。

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男士，我一看他岁数比我小，我就喊，弟弟，站住！弟弟，站住！他就站住了。他说，我不认识你呀？我说，不是认不认识，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啊！他说，什么大事，你这么着急呀？我说，你听说法轮功了吗？他说听说了。我说，有人和你讲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怎么好，师父叫大法弟子救人，大瘟疫是淘汰人的，什么药也救不了，谁也救不了，只有大法能救你。法轮功不象电视上说的，那都是造谣、造假，哪有那回事啊？什么自焚、杀人的，你别相信共产党说的，它净骗人，不说实话。他说，对了，共产党说话都是撒谎。

我说，你入过党、团、队了吗？他说，那是哪百年的事情了。我就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他听明白了，说，我就戴过红领巾，你给我退了吧，我谢谢你！我说，别谢我，是我师父在救你，我只能给你讲讲真相。他说，谢谢你师父！然后，我就把真相传单给他，告诉他，为了你家人都得救，你回去再看法轮功真相，看看就更明白了。我讲的还不到位，有的地方还没讲全、没讲清，你回去看看真相吧。他说好，谢谢！他拿着传单，好象拿到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就走了。

我以前很少在大街上截住人讲，那天，我就站在那截人了，只要过来一个人，我就把他截住讲。真的没少讲，只要讲到的人，没有不退的，效果特别好。有的听到真相的人感慨的说，法轮功真好！大法弟子真了不起！我祝你们坚持到底，一定把那个共产党打倒。我说，我们不跟它争斗，不是我们要打倒它，是天要灭它，是它自己做坏事把它自己打倒了。

4. 不错过有缘人

我尽可能的多救人，平时不管去洗澡、买东西、走路、打听路、办什么事情，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有时人家打听完路，走了，我忽然意识到还没讲真相呢，我就去撵。我说，你站住、站住，请等一会！我就去给他讲，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不退的。

哪天学法少了，就有错过机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来向我打听路，我就告诉他了，当时我着急要去办事，就没有给他讲真相。过后我那个后悔呀！

我就想：后悔没用，这是教训，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不会放过，不管他接不接受，我都得把真相告诉他，他再着急，我也得给他讲。后来，碰到有的人着急办事，我就一边小跑跟住他，一边讲，讲退了，再往回返。

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大概的给一个人讲了讲，她没听明白，下车后，我就追上她了，最后讲明白了，她退了。和她同时下车的还有一个人，我又接着给她讲。看的出，她非常佩服我，她说，大姨啊，你是为了我们才下的车呀？我说是。她说，谢谢你呀，姨！这法轮功怎么这么好啊！我说，用法衡量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呢。给她讲退后，我又给另一个男士讲，他着急走，我说，你先别走，弟弟，见着你真是缘份，我今天要不告诉你，我回去后太后悔了！他就说，你说吧。我就给他真相，讲完了，他就退了。

就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些年来究竟给多少众生劝三退了，我也没算过，除了有其它大法事需要配合外，我几乎每天都出去讲。前些年，和同修配合每天都讲退四、五十人，最少时也得二、三十人。有时去学校门口给学生讲，不少学生一起听，很多学生都退了。

5. 讲真相不挑人

(1) 消去怕心 劝三退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修去商场买东西。往出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长的挺凶的，我就走过去了，没有给他讲。当我走出大概一百多米时，我莫名其妙的感觉到苦，我都快哭了！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为啥不给他讲哪？我这不是怕吗？我怕他举报我。师父啊，我不对了！我这就回去给他讲。我就和同修说，你等着我，我去给这个人讲讲真相。我就过去了。

这个人长的有点恶，脸上还有一个大疤。我过去就说，老弟呀！他说，你是谁呀？我咋不认识你？我就和他说，老弟呀，我刚才想给你讲真相，看你脸上有个疤，我就害怕了，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后悔，我为什么不给你讲哪！我害怕，我怕你举报我。那个人一听，“扑哧”一声乐了。

他说，你有啥事说？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乐呵呵的就三退了。原来他是在商场看车的。

(2) 给警察讲真相

有一次，我要给一个人讲真相，我问他，你在哪上班？他说，我是警察，刚退休。以前我给警察讲过，有退的，有不退的，不退的还有恐吓要绑架我的。现在的警察多数都不穿工作服，穿便衣，也看不出来谁是警察。我一听他是警察，就想，我可不给他讲了，怕举报。可是，还不忍心走，那怎么讲呢？这时，他说了一句话：“警察也有好人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个有缘人哪，是师父在点化我，我不能自私了，我得给他讲。

我说，老弟呀，刚才我不想给你讲，因为以前我给警察讲过，有的要绑架我，我一听你是警察，就害怕了，我就不敢给你讲了；我今天要不给你讲，我真不忍心。我是修炼人哪，我师父让救人，我不忍心错过你，不忍心走开。我正想怎么办时，你就说警察也有好人。他就乐了，他说，确实警察都不一样，我是机关的，是机关警察。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然后，我说，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说，给你退了行不行？他说：“好，谢谢你啊！”

(3) 给当兵的讲真相

有一次，在一个商场，我看到有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是部队当兵的？他说是啊。我说，你还在部队干哪？他说是。我说，我丈夫原来也是部队的，转业了。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了，我说，你是不是党员哪？他说是。我说，你听说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没听说。我就讲共产党怎么迫害法轮功，怎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怎么作恶多端。

他就着急走，我说，小伙子你先别着急走，你走了，

我会后悔的，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我师父叫我们救人，如果大灾难来了，只有三退才能保命。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坏事做绝，它迫害法轮功，迫害老百姓，天理不容！不是法轮功要怎么样，法轮功是来救人的。

他说，那法轮功怎么能救人？我就讲，你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师父就能保护你，就救你，你得相信，不相信没有用。共产党说管天管地，天要变，它能管的了吗？只有大法能救人。他说，啊！明白了。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来福，将来有福，给你三退了吧？他说，那好，谢谢你，阿姨呀！

看到众生得救后喜悦的心情，我感到特别欣慰！

三、全家配合救人忙

我们全家修大法，受益无比。在救度众生中，都全身心的投入，相互配合。这里仅举几例。

前几年，手机卡比较好买，手机也可以播放语音自动劝退，我们买了九部手机。几乎每天下午我丈夫拿这些手机出去，每天播放大约六个小时左右，救人效果特别好。最多时这九部手机每天能退近一百人，少时也得三十人左右。我们买了很多手机电池，当这批电池充满拿去拨打时，再给撤下来的这批电池充电，让手机不闲着，这样拨打的时间长，能多救人。手机拨打时间长了，就热了，我们就放上冰块降温。

每天晚上，我们把手机收回来时，都得仔细的查看手机里众生三退的情况，有时查到半夜。不单单只是看有多少三退的，因为为众生负责，我们查的非常仔细，看看众生都有什么留言、有人是真退还是假退，因为我们发现有的人不一定是真退，看到有这样的，就把这个电话单提出来，第二天再用电话给他讲，结果这回真退了。有的人

没听明白就留言：怎么退，为什么退。看到这样的，就把这个电话号记住，第二天再用电话讲，真的就退了，有的说，非常感谢！你们在哪啊？我怎么去谢你们啊！

有一次，我丈夫打一个手机号后，这个人说，我曾经听两个人用手机给我讲真相，没听明白，你详细的给我讲讲，为什么要三退？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遭受迫害了？我丈夫详细的讲完后，他说，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思考思考？我丈夫说，几天？他说，一个星期。谈话中我丈夫感觉他不是一般的人，说话有条有理，好象是个大干部。他真的是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我丈夫就说，好。一个星期后，我丈夫把电话打过去问他，思考的如何呀？退不退呀？他说，我退，退！这个党完了，没有救了，只有法轮功才能把世上的人救了，谢谢你呀！我丈夫说，不用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

有一天，我丈夫照常拿着九部手机到江边去拨打。那是夏天，天热，江边的人挺多，人来人往的。他就把一部份手机放在兜子里，一部份放在凳子上，再快速给每部手机放上电池，然后开机播放语音。他就坐下来先默默的发正念。

突然传来“吱吱吱”的响声，一个劲的响。他很奇怪，就寻着声音找，找来找去，发现这个声音是从车筐里传出来的。原来有一部手机放车筐里了，忘拿出来了。可是这部手机还没上电池呢，居然发出声音来了！他一下就明白了，这个手机着急了，它提示他来开机，它着急了，要救人。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丈夫忙把这个手机安上电池，开机运作。晚上查看时，发现这个手机工作后，退的特别多，虽然打开的晚，比先前打开的退的都多。这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万物都是为法来的，手机也是来完成使命的。这些手机每天都不少退，我们都很珍惜这些手机。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全家配合，全力救人。如果碰到刮风下雨天，有时就不想出去了，一想到救人这么急，这么紧迫，就想再苦再难也得去呀！这是应该的，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讲完真相回来后，都找自己。如果哪天挨骂了、退的少了，我们都向内找，当我们找出有急躁心、有求心、有求数量的心后，退的就超常的多。

四、结语

我得法修炼二十八年多了，方方面面经历的太多太多了，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倾尽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我如果不修大法，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的家也不存在了。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感应到众生内心深处那久远的期盼，感应到师父对弟子、对众生那洪大的慈悲。在这正法修炼进入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我更应做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辱使命！谢谢师父！

我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秦真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得法后，特别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每干成一件救人的事，都是师尊给我铺垫好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写出在学法救人过程中，自己对法的一点粗浅认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基础

自从得法后，因为想真修大法，我就特别注重学法。我家是炼功点、学法点，当时同修都把我当成辅导员。我觉的只有真正学好法，才能把同修带好，所以我就多学法。刚得法时，思想静不下来，我就背法，不让它胡思乱想。一九九七年，我把《道法》背了下来，虽然悟不到高深法理，可我悟到要多学法。当我背过《佛性》、《为谁而存在》以后，我就能分的清哪是真我，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证实法、救人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零零八年，我流离失所，在城郊租房住下来，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每天早晨炼完功，先学法，再吃饭，做真相资料。哪一天学不好法，做资料就不顺利，设备也不听话。

二零一三年，同修介绍我到商场当保安。我只值夜班，晚上六点赶到，早上九点下班。工作时间虽长，但能正常睡觉。晚上值班时，还能学法，白天也不耽误在家做资料。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每天学完《转法轮》的部

份内容，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接到师父的新经文，我至少看五十遍，还把《二零一三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背过了。

从二零一六年到现在，我一直给一个卖建材的老板打工。上午七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一小时吃饭、休息。同修们担心我学不好法，做不好救人的事。我每天炼完功，吃完饭，哪怕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都利用来学法。下了班，吃完饭，发完晚八点的正念，我先学法，再开机做真相资料。

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习惯，一骑上车就背法，一路不停。在单位上班，压料组装不费心，我都边干边背法，因我干的都很熟练了，不会出错。我把自己真正的溶于法中，在单位里，工作越来越顺利，救人的事做起来也更随心顺手。

二、同化大法，用不同层次的法指导修炼

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弟子：“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

我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修炼一年后，我看法的时候，手上第一遍出的颜色先是红的，然后是橙、黄、绿、青、蓝、紫。出第二遍时，就是淡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最后就是无色、透亮的了。

学《转法轮（卷二）》〈修炼过程中的层次〉时，我悟到自己已经出了世间法，可就是不太相信。二零零九年，我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也讲了这方面的法，我这才有点相信。那么，我既然已出世间法了，就应该用高层次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而不能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的制约。

师父说：“我在一九九九年的‘七·二零’就把‘七·二零’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

我当时还是没能明白师父讲的这个法，不相信自己在很高层次上。后来通过深入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才渐渐明白了。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时，我把自己摆到应有的高度，真正的神起来，邪恶因素也就奈何不了我了。有的同修说：“我证实法了，邪恶就会干扰。”这还是没有同化高层次的法，受相生相克的理制约。

师父说：“在很高、很微观的宇宙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这也是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在宇宙一定空间层次体现出来的两种物质存在形式。从上往下、从微观至洪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两种性质的物质，随着不同层次的法的表现状态，表现越不同，差异越大。从而产生了道家所讲的，阴阳和太极之理。再往下，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就越来越发生对立，那么就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

我悟到，这相生相克的理也不很高，如果大法弟子修到很高层次，超越这层法理的时候，就不受这个理的制约，做什么都是得心应手的。实际上，我们吃的很多苦都是因为法理不清造成的。

三、救人与迫害没有一点关系

1. 不能把我们用的设备、做的真相资料视为邪恶迫害的证据

有些同修不愿建立家庭资料点，不愿在家中存放真相资料，就是在这方面的法理不清造成的。认为某某同修遭迫害，是因为家里有多少设备，做了多少资料，才被判了多少年，认为救人才会遭到迫害。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魔难，才会被迫害。”

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根本上是自己所欠下的业债造成的。

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二年那段时间，我与某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她经常说：“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不要把它当成邪恶迫害的证据。”她也是这样做的。二零零七年起，我就从她那拿资料。至于她什么时候开始做资料的，我从来没问过，到现在她还一直在做。

受该同修影响，我自二零零八年开始做资料，一上来就用两个彩喷机子；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做《九评共产党》，我又买了激光打印机，耗材用的也多。每次买纸，我都是用三轮车拉十几箱，每星期一般出三箱真相资料。

我租的房子没空调，夏天太热，机器受不了，打印的资料就少；一到冬季，就多打印《九评》。每年春季，我都储存下足够的真相资料（书），以备夏季、秋初同修救人用。

2. 修好自己，用纯净心态救人

要想修好自己，就要学透、同化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進要旨》〈佛性无漏〉中讲：“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学了师父的法，我才明白要想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必须修成是无私无我的正觉，否则也进入不到新宇宙中去。所以我们救人时，无论是做哪一个项目，都不能抱有个人目地，就是心怀慈悲救人，无论做多做少，就慈悲的去做。

前些年，我人的东西还比较多，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做资料时，基本保持清净心态，设备也听话，做的资料质量也好。做书时，设备不好用，是不敢离开的。现在一般情况下，我设置好打印项目、数量后，让打印机自己工作，我就去做别的事了。不光做资料，平时在家庭中、社会上、单位里，我也基本是保持一种清净无为的状态。

3. 师尊保护我走过一关一难

从二零零八年到现在，我经历了几次大关。二零一一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社会上传言说主要是针对租房户来的。当时我的怕心还比较重，但我静下心来，发正念，否定它：人口普查不是师父安排的。此念一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就真的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二零一三年夏天，我妻子把真相资料发到了便衣特务手里。五、六个年轻便衣把她抬到车上，送到派出所，然后又把她送进拘留所。她正念坚定，不报姓名，天天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星期后，他们把她拉到大街上，放人了。

但我在这过程中却是度日如年，因为打听不到她的消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有同修到看守所打听，说没有炼法轮功的，我心里更不稳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那段时间，有同修建议我搬家，有同修让我暂时到别的地方避一避。我当时想：“师父啊，再难我也得做真相资料救人。我要是不做了，和我联系的同修发什么？这就耽误救人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过来了。我没有搬家，没有停止做资料。

二零一五年，与我合作救人的一位同修因诉江遭迫害，她那一片有五位同修被中共邪党绑架，国保警察拿着几十位同修的照片让她们辨认。当拿出我的照片时，她们都说不认识。

当时我压力很大，但我明白迫害与我没有关系。我和师父说：“再难我也得守住这个资料点，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挺过来了。

我自得法以后，特别是从二零零八年建立资料点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稳的走了过来。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觉的要不写出来，就无颜面对师父。▲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